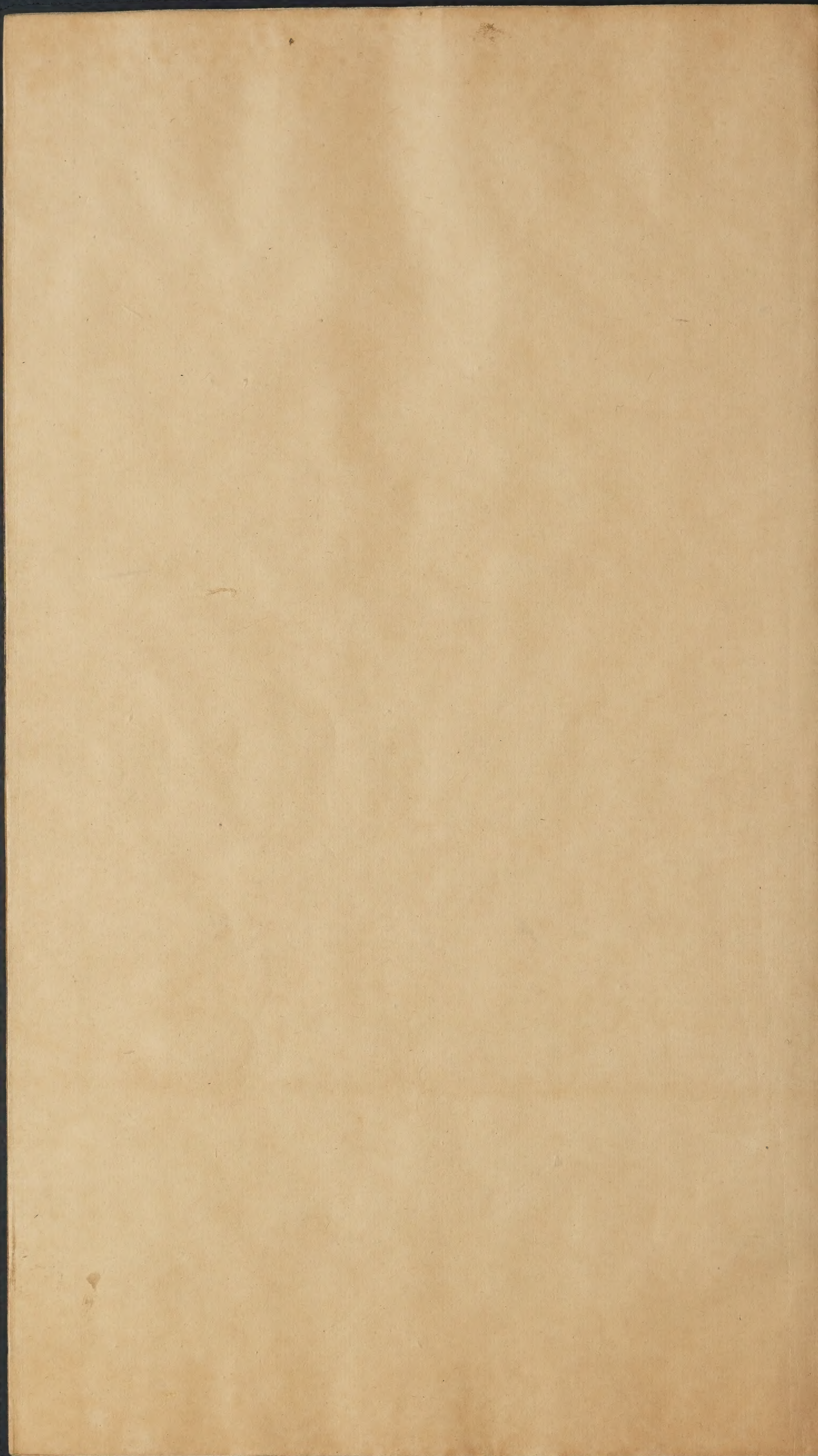


鴻苞集卷之四十三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宋之獻彥叔校

世界

世界本大人自小之耳人處九州之中遂以爲世界止此而不知九州之外其爲世界者何限莊生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特不論耳未嘗不存存則必

有可知也然所謂聖人存而不論亦止就南華生之所見言之南華生以後西方聖人者出亦既存而論之詳矣桃虫處桃核之中彼且以爲世界盡於桃核也壤虫處寸壤之中彼且以爲世界盡於寸壤也井蛙處井坎之中彼且以爲世界盡於井坎也凡人之情據所處所見遂以爲有所不處不見遂以爲無三家之村竹籬茅舍又安知有高門華屋之家十室之邑環堵頽牆又安知有都會京師之地秦人不游楚郊必無楚國燕人不踐粤土

焉有粤邦身生中國中國而外別有世界一切皆疑無有又焉知窮荒絕域之人徒聞中國之名不涉中國之地亦疑我中國爲荒唐恍惚而未必有乎夫我九州之地非九州之人能自設而有之也造化之所陶冶耳造化亦大矣能設九州之地生九州之人而此外遂一無所設一無所生不亦狹陋乎故道家之所謂海外十洲三島五山也崑崙瑤池閬風縣圃五城十二樓也佛家之所謂四大部洲也二十八天也天堂地獄也須彌山鐵圍城

西方淨土也華藏世界香水海也其爲感有無疑
矣一切世界皆從人心生心淨土淨心穢土穢精
神所召罪福所感此必然之理也九州閻浮五濁
惡世五濁之人所居也地獄鐵圍五濁之人之罪
業所感也瑤池蓬島清淨仙人所居也二十八天
清淨仙人所居也蓮臺極樂華藏世界清淨化人
所居也五濁之人若立臻清淨則立生淨土五濁
之人若盡臻清淨則盡化濁界爲華藏界苦海爲
香水海也今夫五濁之人亦稍分清濁有髮鬈面

垢體帶腥羶有濯水薰香身佩蘭茝有冋堵繞牀牙籌在手有明窓淨几左圖右書有沉湎酒色恣意荒燕有託興山水以爲消搖感其神情所屬宿根所招也均一飛類也或好依籬落或好翔雲霄均一走類也或好食草木或好啗血肉均一虫類也或好嗜糞壤或好采華香則宿根之說明矣古之得道至人脩眞證道皆從不妄語始其所稱說種々清淨種々莊嚴種種國土種種世界豈悉妄語而不實乎造化之大神聖之妙乃止能造其穢

濁者而不造其清淨者九州之外世界一無所有矣何其陋哉又安知窮荒絕域之人聞人稱說中國九州亦以爲妄語也余嘗謂北土人言江南清泉碧石名山洞府嘉花秀木樓觀亭榭清齋淨室茶鑪酒鐺長笛短簫畫船蘭槳北方田野之夫皆笑而不信以余言爲欺罔又何怪五濁凡人不信有仙都佛國勝妙莊嚴境界哉惟其不信有勝妙莊嚴之境故亦不信有圓明照了之人以天堂地獄爲妄作以罪福因果爲虛幻而甘心穢濁日就

淪墜亦可哀矣余嘗聞人言當暑之世恣情快意
且娛目前身殁之後耿兆無知地獄苦趣吾聽之
而已嗟呼人而能知天堂地獄罪福報應之必無
也亦無論矣如其有之豈不可懼哉今日之飽不
復顧明旦之一至明旦而饑也則回想昨日之飽
何可得矣此處之樂不復顧他處之苦至他處而
苦也則回想此處之樂不可得矣況飽不崇朝饑
且無窮樂纔剎那苦且億劫迷人不寤此所為可
哀也釋迦世尊謂文殊師利等曰一切如來本起

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成佛道云何無明一切衆生從無始以來種種顛倒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華及第二月空實無華病者妄執非唯惑此虛空自性亦復迷彼實華生處由此妄有輪轉生死故名無明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于醒了無所得如衆空華滅于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一切衆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說名輪

轉生死如來因地脩圓覺者知是空華即無輪轉

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無本性無故由如來

空華妄執之喻而言則九州也四大也六根六塵

也萬緣諸有也皆妄也皆妄則皆所當遣也云胡

而又有西方淨土華藏世界哉是不知九州四大

乃衆生迷執妄心之所結也着故也是以有輪轉

生死淨土華藏乃如來妙明眞心之所化也不着

故也是以超知見生滅衆生之於九州四大當其

迷執實認爲有當其壞滅實墮於無有無雙着也

如來之於淨土華藏若云無者實脩實證安得謂無若云有者無往無着安得一有有無雙遣也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故人修成佛道則西方淨土華藏世界立地現前若因淨土華藏而脩佛道則亦妄心也故淨土華藏余始欲人之信之繼欲人之遣之信之則脩佛也遣之則不住相脩佛也古德云西方淨土生則必定生往則實不往生則必定生不可謂無往則實不往不可謂有於此有悟則無而不空有而不住于道也圓融

天地大刦

萬物皆有成壞以其滯於形氣也維理爲無敝天地大物也故亦有成壞人生百年生必成壞之最小小者也愚人執著自生憂勞不亦惑乎愚按佛書天地一大劫劫終則壞壞而復起劫劫壞時火災將起天久不雨所種不生依水泉源四大駃河悉竭久後有大黑風暴起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七日輪次第現出一日出百草樹木一時凋落二日出四大海水漸涸三日

出四大海水轉消四日出四大海水淺阿耨達池竭五日出四大海水竭盡六日出大地煙生火起從須彌山至三千大千刹土靡不悉燒七日出大地須彌山崩壞洞然諸寶爆裂焰震動至梵天盡成灰墨此名劫壞後名空劫經無量久劫欲成時火自滅起大重雲注大洪雨滴如車軸復經無量時雨止水聚從下水輪湧沸水上騰漂浸決遍滿梵天四風輪所住持水漸退下爾時四大風起飈然飄擊吹彼水聚混亂不停水中自生大沫聚大

風吹沫擲置空中從上造梵天宮七寶間成水更退下湛然停住四方浮沫水上深厚周濶大風吹沫復造須彌山又吹沫四面散擲造四大洲八萬小洲幷餘大山周匝安置爾時大闇有大黑風吹大水聚底漂出日月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繞須彌山洞照四方炎退水濕又大風吹掘大地漸深入置大水聚爲四大海是故風界吹起火界熱煉地界堅實當天地劫盡人物毀滅時佛氏何從而知見蓋佛氏修空盡除一切諸妄妄盡眞存天地

有壞而佛理無壞故也是佛氏曰空曰眞卽吾儒所謂太極天地有壞太極之理長存所以斡旋天地成而壞壞而復成成壞轆轤者是物也不然天地混沌矣天地間萬物無不銷滅矣孰從而爲之成造風吹雨注水湧沫結而復起世界耶

心義

有觸其情之所欲者有犯其事之所非者有狥其名之所出者有行其心之所安者有合其義之所宜者夫情之所欲事弗論矣事之所非名弗論矣名之所出雖義猶假也心之所安雖不義猶眞也心安而義合吾無間矣夫名之所出雖義猶假齊桓晉文之事是也心之所安雖不義猶眞貫高蔡邕之事是也心安而義合龍比之忠申生之孝臧洪田疇之義令女淑英之烈是也

金方

流沙弱水以西有崑崙山西王母居之爲群仙領袖西通天竺佛國號曰西天佛號大覺金仙佛教謂之西教西王母曰金母仙丹曰金丹蓋西金方也金德純而質剛萬劫不壞西方爲秋物之所告成也於四德爲利遂萬物之府也故仙佛咸產於此方也

藏拙

惠施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爲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此爲萬古庸人駕奇藏拙之端蠻語以魚爲陬隅胡語以天子爲撑犂孤塗夷語以傘爲隔落隔䍦不通其語驚咤奇險夫苟通之一時意義都盡楊雄尚然况後世乎

藏相

惠施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為羊火不熱

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長可斷此

為萬古傳人為吉藏相之論譯語以魚為冢躍均

語以天子為撐犂孤塗吏語以今為西隣福不

古今風俗

昔東漢井丹見大將軍陰就肩輿歎曰此所謂桀紂以人爲車者也夫古者大將軍與天子猶諱以人爲車等于大惡而今宂散卑吏以至閭巷編氓且恬然安之矣古無道若桀紂乃以人爲車作鑒萬古而今賢哲君子且恬然安之矣即此一端推之古朴而今華古儉而今汰古簡而今繁古循而今僭風俗之流世道交喪良可慨矣

錢神

五嶽山人曰金錢之神莫甚於今之時矣苟其行也市猾之子遴爲秀孝豪右之庸登之薦書汙掊之介舉之清途亂紀之官希之近右滔天之罪轉之良吉不其神乎不其神乎金錢愈神則貪夫愈昌貪夫愈昌則民生愈蹙嗟乎貪夫以狡猾助貪婪以狐媚濟殘賊身有三事之榮家累鉅萬之富多畜妾媵廣營臺池臧獲奔走賓客豔慕以爲得志而清士廉吏抱朴用拙面目清臞門庭蕭條妻

孥飢寒鄉里姍笑自非百鍊之剛戡不悔改雖然吾有以諭之滋味濃則腹病聲色盛則神疲田宅多則形勞貪淫久則名穢傷生敗名受享安在清士茅茨土階布衣糲食精神清泰體氣和平吾聞石崇王愷之凶終不聞於陵原憲之戎背也達者當不以此易彼而太史公傳貨殖猶然津津乎烏倮巴寡婦諸素封之家則利慾之溺人深矣

帝均

溟涬子居鄉見市人之枵腹終日皇皇求一飽而不可得也冬月單裌之衣敗而不蔽體也農夫終歲力田不能給其租稅富商大賈鮮衣怒馬田連阡陌傭保胼胝作勞一日僅得錙銖官人坐堂皇事敲朴而囊括鉅萬貧民日饜糟糠紈褲子弟厭薄常味而廣求珍羞異品以競豪奢賤婦荊布不足貴家姬妾恥服常衣而盛購新錦奇繡以誇美麗廣廈細旃侍者直不稱苦而坐者稱苦安車遠道

負者不言勞而乘者言勞寒天擁重裘坐暖室公子猶然畏寒而山中之樵手足皸於冰雪暑月揮羽扇臨水亭貴介猶然怯暑而道上之旅流汗浹於肩背嗟嗟夫孰非屬毛離裏者邪乃胡其榮瘁苦樂霄壤也溟涬子惻然傷之欲請於上帝而均之夫均之上帝之力能矣能而不均必有說乎然而溟涬子不忍見也

四大洲

佛家四大洲南閻浮提洲東拂于逮洲西瞿耶尼洲北鬱單越洲四大洲地中心乃須彌山即大鐵圍山鐵圍山而外有三千大千世界由此觀之天地間世界亦多矣即此南贍部洲何啻大海中一粟乎而世人據尺地寸壤血爭不已何其陋哉儒者達觀遠覽不可無此胸次識見愼勿以爲荒唐惟迂晁明劫灰西域至人即能辯之夫人僻處一隅四方道里山川尚不能盡識何況赤縣神州之

外乎世無至人宜其駭而不信也

三道

凡人之深情多慾牽溺沉迷者鬼道也剛正無私偏急瞋恚者神道也醇和明粹消搖平坦者天道也

包荒

鄭善夫曰吾輩學問貴包荒韓魏公一生只是包荒故能成得相業吳遣二才士使蜀武侯甚偉之後二人伏誅武侯云此人只是黑白太分明吾輩只以天地為吾一心何所不容中間自然物各付物黑白太別疾惡太嚴物不能堪必有乘之者大事何從而辦故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諺曰宰相鼻吸三斗醋中間進賢退不肖文理密察自有大權妙用而精神畢竟不露乃

謂之包荒與蘇味道之模稜異矣大抵黑白善惡只宜在心不宜在口内存精明外示渾厚此大豪傑之局量若靈臺無主一味鶻突豈包荒之謂哉回光自照余胸中善惡太分明遇有不平觸機輒發以此涉世難矣請取此語爲終身之韋弦

劉文饒

史稱劉文饒寬洪有大度常行有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言解駕牛與之步歸頃認者得牛而送還懇懼文饒謝遣之爲南陽太守用蒲鞭示辱而已爲太尉夫人欲試公量五鼓入朝令婢以羹汚公朝衣公都無恚意但徐曰羹爛汝手耶有客來詣寬寬遣奴市菜醉還又不得菜公乃駡之爲畜產須臾遣人視奴疑恐自殺曰此是人而駡爲畜產爲辱孰甚故吾懼其死耳余每覽公長

者狀自顧猶存褊心慚愧欲死以爲公眞吳天人也
及讀眞誥始知文饒受度青谷先生得僊在華陽
洞作童初府上帥主始學道者爲之一快剛褊燥
急害道不淺戒之愼之
人有氣質褊急而心無伎刻有外貌和雅而中實
險傾外和中險狐蜮等耳此豈可亦謂之長者乎
器度寬舒心術仁厚其爲君子何疑觀文饒寬中
卒證大道魏陽元稱天下長者遂生南眞領衡嶽
三教中斷無褊急之聖賢明矣寬窄恕刻俱得之

禀氣然亦可以矯揉陶鎔矣于佩弦西門佩韋古人知此矣

人之褊急有絕可笑者王述名士觀其食鷄子事非復人情近代士人勑左右逐蠅一節大堪捧腹其母與一戒板令戒暴怒怒發輒以戒板擊人褊心難除如此哉余貽李維貞書自敘治怒心力良苦數年之後始就調和乃今庶能忍辱矣然猶覺稍費照管御下之時照管一或不到便微發煙火急撲之卽滅有撲有滅是知根猶未芟也

夢境

人心常宅乎太空而無諸妄之散亂則心清心清則夢清如此常惺惺漸至乎去來無碍而了生死二六時中方寸常爲物欲所據或理慾天人出入交戰則夢必不清一旦命盡魂魄相離神氣牵於業識迫於苦趣其淪墮也必矣故曰夜卜諸夢寐余平居坦易少所營慮而夢境尚苦不清是余學道不得力之明驗也嗟乎嗟乎夢時尚不能自主何況四大分離之頃哉清心之藥在麗居士不云

乎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
余細詧病根余天性澹逸萬事不掛於心而夢境
猶然不清者有故蓋從幼研窮詩文方寸之受傷
以此今猛欲焚其筆研而結習未能頓除嗟乎嗟
乎江鮑徐庾白骨朽矣空留雕蟲遺言鼓吹後代
何益人毛髮事

教子

富貴紈褲之子少而聰頴援筆立賦矢口成文高步濶視睥睨千古凌轢一世厥心內滿厥氣外盈已不勝其骯髒之習而食客遊士又爲之謟曲導諛於其父兄之前一文出奴僕班楊一詩成伯仲李杜井中之蛙無復天地夜郎王何知漢大以富貴凌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何所不至釀成淫毒而莫知禁忌大則爲夏桀商辛隋煬叔寶小則爲智伯慶忌敬業王雱覆國傾家喪身絕祀顧

反不如椎魯無能保家之主也余嘗與貴介豪俊言見其縱衡飄忽目無所不空而口無所不擊上下千古自三教聖人而下並不能免其椎詈而又岸然自謂手金剛杵所當士不碎者而方盛有時名志盈氣銳雙睫如炬電光其舌傍人雖欲與復一語捍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一至於此余願士大夫之教子必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折其驕亢蕩其麤鄙而後課以秇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愼無輕獎一語之儁愼無妄誇是乃眞能愛其子弟者也

多岐

古稱胥臣多聞子產博物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張安世能補亾書三篋劉向博學太乙下覯楊雄識奇字侯芭就問張華志博物任昉作述異記虞世南號行秘書王起辯殄穷蹙阏陶弘景曰寧爲才鬼毋爲頑僊一物不知以爲深恥古人好學如此近代學者志分於嬉遊精耗於博弈體疲於聲色枵腹而操觚或臨文而檢閱寧無疎矣古人無不精之業故雖守一秇

而成名今人執多岐之心故雖獵衆長而亾當雖然苟悟靈明卽一物不絓可也

綺語

詩云巧言如簧佛氏戒綺語𠫊余好與友朋清夜篝燈劇談閒話滔滔宏遠娓娓有致以爲勝數部鼓吹也談話既多未免傷巧傷綺欲戒未能姑記生平巧言餖飣以識余過殷撫美授夷陵州州近巫峽以書戲之曰使君治巫山使陽臺之神通刺典謁稱部下女子快甚田叔自京師數貽書來不報其奴入京索余牋甚力以五語畣之曰桂冠以來有身之累都盡樓前種桃二株柳五株已成行

矣余偶製一衣頗華沈君典曰吾濫狀頭未嘗製華衣卿何爲爾余戲之曰有婦人夜私一僧其夫適歸叩門甚急婦僧俱窘計無所出僧勑婦以囊囊巳而結其口立之門邊夫問則答以苧蔴婦如僧計夫入見之果問何物婦未及對僧急不覺從囊中應聲曰苧蔴其夫從容熟視曰是則是苧麻亦不合爾自言君誠狀頭乃自言乎座客大笑遂呼君典爲苧麻有宴余酒酸而善勸曰李白斗酒詩百篇卿非青蓮後身耶余揚杯笑曰令我能吸

三斗它日可爲宰相其人悟而易酒李秀才惠凌
霄花長一小指答牋曰承君惠凌霄大於芥菜何
年望其凌霄乎張公子惠水仙答曰如漢女江妃
羅襪來辱夜靜恐當發寶瑟聲田叔與友人在姑
蘇聽歌姬唱竹枝詞之書曰田叔褁青布巾亦復
強風流爾爾手中宜廟祫猪肉一朝墮地與友人
宿潮音閣夜半海風大作佛閣震撼同宿者蹴余
起余披衣大呌曰美哉海風捲佛閣與余去將余
身上掠扶桑千仞枝下撞龍子珊瑚宮龍君留余

說二部大藏誤東海若賦龍女贈明月大秦珠盈
吾懷歸而施海東門邊丐者居蘭省嬾不閲朝報
僚友問之曰夜來青綃人報易遷宮考校學道者
補仙官一百六十人其人不懌而去罷蘭省出都
門故人送之曰子此行不樂乎曰黑風黄沙驢溺
馬糞行行漸遠青溪碧石絳桃垂柳行行漸近何
不樂之有或以余貧爲憂曰閻王殿前病鬼多餓
鬼少有人不讀書而痴余規之其人曰爾正平亦
狂余曰渠胸中有一篇鸚鵡賦有人好談道而肥

嘲余清臞余戲之曰公事事俱佳第他日不便於
乘鸞跨鶴余嘗薦某於當路曰惜其人形貌短小
余曰公非市爭豕何論斤兩令晏嬰裴度遇公會
不得縣尉近世士大夫酷信風水余嘗候一故人
堪輿家滿座余曰近來玉皇上帝怪甚故人遽問
何謂也余曰人間貧富壽夭僕僕然逐地師脚跟
轉上帝那得不怪余妻嘗與親族婦女燕會親族
富家多盛飾余妻獨舊衣襦首無釵簪或謂余曰
子中賢科爲京朝官夫人何至若爾余曰猶勝呂

嶶之妻天寒坐米桶中余在青浦建二陸公祠一
郡丞過而問曰陸公何人曰晉陸機雲也郡丞曰
得非陸宣公乎余曰非也退而告人曰昔聞伍子
胥化爲五髭須今者二陸化爲宣公聞者絕倒一
富翁嘲余曰子輩文士何用持十首詩向屠肆易
豬肉一片不可得余曰狗馬有用麒麟無用不聞
狗馬貴於麒麟人飲啖余一無所食或問子何食
曰我腹大如瓠子安用種種物品第食松脂桂膏
欲令五臟皆香耳大水後答友人書曰夜來張公

九子倒翻滄浪洪波直至我家牀竈下芰蘆菱芡蒲稗之屬從牀上伸手可拾蹋斷槎出門前呼海船乞火始得備晨炊吾見陽侯覗我有傲色聞君典買姬吳門以書戲之曰扁舟五湖載小姬去此便是范少伯行逕相共倚蓬牕笑語湖頭煙月纖手摘紅蕖佐白玉觴歌喉微發聲唱采菱曲行使七十二紫鴛鴦羨殺雖然也須防河東獅子吼有人向余作世俗談良久余一目覗牕前楊柳不答其人問之曰此中黃鸝啼聲佳否有人談美婦人

如西施王嬙自鬒髮眉目口輔以及腰肢弓彎無一不好者余曰只一事不好其人曰何事不好曰死後與城南乞兒同臭穢友人與余登臨官城望海友人曰噫嘻是浩浩淼淼者當何窮際何時有此大波余曰安知千萬年前其上無九衢三市朱門大第玉堦金埒王孫公子遊女俠客車輪馬蹄遺簪墮珥乎有友人好佛誑仙曰饒他大羅天上仙人亦是衆生余曰向有人自稱百歲翁有道術我見汝便低頭下拜稱弟子談何容易某人稱某

人有道白日飛昇不難余曰我曾見渠與人爭一
文錢聲色俱厲面熱發赤天上恐去不得有人向
余說婦人終身念佛成佛者絕少何故余曰見婦
人手持數珠念佛罷便開口去罵偷鷄狗賊如何
做佛余手散千金不畱一錢即圖書器玩之類隨
輒失去不問人問公何愛余曰吾自愛吾六尺見
人傴僂過恭者曰首何讐於天何親於地邀人賞
雪曰夜來雪花大如手小樓前粧成銀色世界搢
柮有火厨中有蹲鴟麥飯濁酒新熟園梅乍門足

下披鶴氅騎蹇驢攜道仙詩與過我邀人飲小園曰山桃大放花辛夷蓓蕾芍藥芽出上嫩紫不盈寸楊柳曳萬黃金絲拂檻垂地微風吹池面作皺縠紋五色異鳥不知何方日日來鳴樹間如此好景道人不欲自消受請與足下共之宿山中貽書與人曰夜來宿山樓偶忘閉樓牕嵐氣飛入曉起衣被盡濕方知一夕眠白雲中余生平踈而忘機人以爲不利於官余曰不佞海鷗也國家安得取海鷗而官之雖然世不乏鬼車破鏡頊何如海鷗

有富翁積金鉅萬愛惜秋毫病革命取白錠金手摸注視太息曰美哉阿堵奈何棄此而去乎余聞而笑曰胡不令與白骨同壟何言棄去也有一名士體中不快則將一金玩弄其病輒愈余曰異哉錢神乃斯人之和扁令人人若過餓殺却馬師皇一官人燕客以幕圍歌童坐而開幕出之有一老門者在官怒命杖之戲令余爲詩免杖余應聲曰只道嬌鶯藏柳絮誰知浪蝶入花房好語使君休打鴨也應打鴨恐鴛鴦客盡笑賞之遂免老門者

杖客有好酒每飲必頽然一日醉甚奄奄委頓若逝者戲爲生祭曰名挂醉鄉魂遊鬼市船内拍浮儘極持螯之樂道旁枕籍終酬荷鍤之心送浮生於麴蘖天地何知付世事於酕醄古今稱達三萬六千塲未盡生前之醉一百五日節誰澆身後之墳余不能飲有人令余自嘲曰金縷空歌知竹葉之無分瓊漿信美奈桃花之笑人羞杀石舟中之綺豈是詩豪負漢陽頭上之巾終成俗物坐嘯林中何緣與晉七賢共醉行吟澤畔徒自苦楚三閭

獨醒居長安與江上故人書曰燕市帶面衣騎黃
馬風起飛塵滿衢陌歸來下馬兩鼻孔黑如煙突
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濘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
與官人肩相摩大官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
狂奔盡氣流汗至踵此中況味如此遙想江村夕
陽漁舟投浦返照入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
家白板青帘掩映垂柳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
時偕三五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歸
田後與人書曰一出大明門與長安隔世夜臥絕

不作華清馬蹄夢家有采芝堂堂後有樓三間雜植小竹樹臥房廚竈都在竹間枕上常聽啼鳥聲宅西古桂二章百數十年物秋來花發香滿庭中隙地鑿小池栽紅白蓮傍池桃樹數株三月紅錦映水如阿房迷樓萬美人盡臨粧鏡又有芙容蓼花令秋意瑟瑟更喜貧甚道民景態清冷都無吳越間士大夫家華豔氣余生平毫塵間語如此類甚多日久不能盡憶聊存其什壹用助觀者噴飯五陵三河風流自賞或有取焉鞠躬恂恂恂君子有垂而去

地中仙都

世所傳洞天福地登其山大都荒丘蔓草耳拘方之士遂疑仙府㓕妄窅蕊未必實有不知仙靈之都所謂金堂玉室雕牕繡戶斑麟紫麐藥爐丹竈盡在地下葢地下自有虛空處諸洞天福地鉤絡相連孔穴相通觀晉張華時採藥民墮井至仙都飲玉漿餐石髓居然可知矣按真誥稽神樞論句曲華陽洞天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脉也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

人謂爲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總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眞洞仙館也又曰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洞虛四郭上下皆石也其內虛空之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竝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玄空之中又曰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

皆大道也漢建安中左元放聞江東有此神山故渡江尋之遂齋戒三月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觀此知仙都洞府不在地上明矣

不見不聞

太禹鑄恠於九鼎使民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故語恠非所以長恠也所以銷恠也知有天地百神又知有妖恠明善惡之報辯邪正之幾而遷善去惡絀邪崇正虛明以養神正大以養氣卽一旦卒然遇非常變怪而吾見明養定處之恬然怪其如我何不然平居未嘗畱心而偶遇猝起鮮不驚怖失主者矣古德云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吁至矣

地水

納穢物浮腐尸水至濁也而其清如鏡載糞溷受踐踏地至卑也而其尊配天故自清者濁自高者卑

易理

戰競憂惕聖賢之所以進修德業祈天永命免患綏福者也下上古今聖君賢相有不以憂勤惕厲興者乎昏主邪臣有不以驕奢佚樂敗者乎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文王丁紂之昏暴比干剖九侯醢鄂侯殺文王橫被幽囚不絶如髮而小心翼翼德義無缺

兢惕不已皇天眷佑卒免大禍開祚昌曆所謂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文王之於易理也深矣後人吉凶禍福往往卜易吾以爲吉與无咎卜之憂惕凶害悔吝卜之佚樂正不在陳蓍布策也魏管輅之告何晏鄧颺其亦深于易者哉君子之學順理而已順理則得福吉得禍亦吉逆理則得禍凶得福亦凶審此則易可無卜矣郭璞欲爲顔含卜謝曰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若含之於易也亦深哉

盜言

求盜得一盜官訊之曰爾盜也試自言盜狀此盜鉅猾也佯不省曰何名爲盜官曰汝盜邪得不自知胠篋竊財是爲盜爾盜乃笑曰即如公言余何爲盜若官人眞盜也當爲儒生吾伊經史誦帖括倫不考古今究天人窮治亂思經濟皇輿惠澤黔首日夜望一旦事權入手借以行姦而攫取大利父師之所以教友朋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登公車隣里羨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到矣公服手

板而高坐堂皇胥吏旁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閃爍如雷電官錄利出政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殺人都市摅暴宣淫罪害盈車苞苴一入三尺安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揚揚豪里中矣閭左蠖蚳罰贖貧苦征徭窮迫荷校關木被髮創體伍伯包煞休囹圄幽黑室廬不保嚮及妻孥莫之省憂赴海塡壑不知紀極神怒人怨乳虎鷦鸇錢神通天官礬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塞房眞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扉竊人

一錢卽以盜論刑官人高坐拱手搜括鉅萬而猶
不失官轝冠裳大盜不問而問民閒乞兒小偸乎
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獷矣哉夫飮水懸魚
羔羊氷蘖何代無之翠毛象齒貪婪無行者時亦
不乏卽盜言可畏哉古有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非止一日矣

省悟

余忝生昇平之日爲士大夫耳不聞金鼓之聲目不見殺戮之事桐帽葛衫粗糲爲奉環堵晏然妻孥相保暇時閒覽史傳春秋七雄秦漢魏晉六朝李唐五代宋之末季其間君明臣良四方寧謐無幾何時主昏政亂姦雄煽禍盜賊蜂起豪傑乘之王侯屠宰后妃播辱縉紳茇夷黔首斬絕白骨成丘流血千里宗廟荆棘邑里墟莽余每披閱至此未嘗不掩卷傷嗟生民亦何不幸而横離其時艱

哉夫大化運轉陰陽鹿盧必有劫數劫數之來雖
上帝不得而自主雖神智不得而挽回則其故何
也五濁之民爲情慾薰染業識播弄作過積釁多
於丘山沴氣上干天道厭惡夫是以降之災眚誅
夷慘酷以爲積過之報是生靈之過惡自取災眚
醞釀結聚遂不能逃夫是劫數乃生民自作自結
上帝雖愛人豈能解免自古劫數之來必先生姦
雄之人在事敗壞壞極之後亂賊生心鼎沸雲擾
而元元塗炭矣余歷觀亂臣賊子作難邦家割剝

黎庶稔毒宣淫雨疾風驟不過須臾轉盼之間盡
就誅滅懸首於街暴尸於市截舌燃臍擢筋磔肉
百口同殃九族俱赤如列國商臣潘崇朱督崔杼
陽虎乳牛漢王莽董卓六朝王敦蘇峻孫恩盧循
矦景唐安祿山朱泚吳元濟劉闢黃巢宋王則儂
智高輩無一得免者回視飄忽閃爍時真魚遊釜
中爲活幾何夫使亂賊而有一得免者猶將庶幾
僥倖於萬一竟無一得免而歷代相承迄不知鑒
亦可哀矣胡不思之人生一世進則竭忠宣力身

名俱完退則鑿井耕田室家無恙何乃貪半晌之得意爲萬世之元凶取慘禍於生前受業報於永劫哉蜂目豺聲之徒覽余此言痛自省悟無爲厲階

大利

閭閻匹夫以錙銖之產傷孔懷之情吾以愚謂無責也唐文皇戕建成宋太宗害廷美此兩主者號稱賢明而喪失良心至甚於庸謂賤隷天下大利昏之也莊公克段孔子惡之書法隱若敵國此兩主庸免麟經之討乎聖人天下不與黃屋非心雖捐一物而收四海不肯爲而況以人主之富貴賊同氣乎

刺荒

夫道慾隄乎隄在則止止則淸隄決則流流則濁故隄弗可撤也恒物之情何有紀極矣夫古者今鏡也我將悉耵而鋪之多則猒猒則味盡是止荒之道也商紂嬖有蘇之美女妲巳使師涓作新淫之聲益收狗馬奇物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爲長夜之歓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衵服以戲於朝靈公與二三子飲於夏氏公戲二三子曰徵舒似汝二

子曰亦如公吳王夫差起姑蘇臺受越王句踐所獻美女夷光鄭旦造響屧廊以居西施日與美人據鞍蕩槳鬬雞走馬於銷夏灣百花洲上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美人當軒並坐理鏡靚妝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楚靈王起章華之臺與嬖人日爲娛樂燕昭王受廣延國獻善舞二人旋娟提謨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瑞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召二人徘徊翔

舞殆不自支趙魏齊楚四公子各治邸第營臺池
餙歌舞招賔客富貴聲華聞於天下秦始皇帝併
呑六國聚天下金帛子女帷帳狗馬於咸陽又巡
行東南以快其侈心二世為阿房宮以極其婬樂
漢高帝嬖戚夫人戚夫人善鼓瑟擊筑歌出塞入
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人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
聲入雲霄漢武帝起建章宮栢梁臺鑿昆明池寵
李夫人及其兄李延年韓嫣董偃又幸宮人麗娟
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唱廻風之曲庭花

皆落漢成帝寵陽阿主家養女趙飛燕及其女弟合德立飛燕爲皇后後又幸合德冊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砌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帝常以三秋間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沉也以雲母飾於鷁首以紫桂爲柂枻輕風時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又爲宵遊宫秉燭燕羣臺帝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

澈乘船游漾使宮人乘之選五色輕體以執篙楫
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宴宮人年二七以上
三六以下皆靚妝解其上衣惟着内服或共裸浴
煮茵墀香以爲湯宮人浴浣餘汁入渠名曰流香
渠魏文帝愛美人薛靈芸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
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爲龍鳳御百
子鈴道側燒石葉之香吳孫亮作琉璃屏風使愛
姬四人朝姝麗居洛珍潔華皆絕色坐屏風内而
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晉武帝既平吳

頗事遊宴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以蠟代薪作錦步障五十里砌上就苔蘚刻百花飾以金玉以三斛眞珠易白州美女綠珠婢美豔者千餘人刻玉爲蛟龍佩縈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名姓惟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聲豔者居後晉羊侃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

人陸大喜着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靜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初赴衡州於兩艖𦨴起三間通梁水坐餙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嗔咽晉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珮風至鏗鏘鳴軋樓下開馬埒射塲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畫於埒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四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爲龍鳳百獸

之形樓上春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嗽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黏雨臺用以洒塵又爲四時浴室用鍮石珷玞爲堤岸或以琥珀爲瓶杓夏則引渠水以爲池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雜香漬於水中嚴氷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恒溫名曰燋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縈蔽浴所共宮人寵嬖者解媟服宴戲彌于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

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齊東昏侯爲潘貴妃
起神仙永壽三殿鑿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
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陳后主叔寶起臨春結綺
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窻牖壁帶懸楣
欄檻之類悉以沉檀爲之又餙以金玉間以珠翠
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
朝日初照光暎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
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
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張貴妃容色端麗瞻

覘眄睞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靚妝臨於
軒檻宮中遥望飄若神仙隋煬帝廣闢地周二百
里爲西苑治十六院鑿池爲五湖四海又爲樓閣
高下軒窻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
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人誤入者
終日不能出名曰迷樓後宫萬數雖國色之女亦
多不得進御又爲龍舟以幸江都每舟擇妙麗長
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檝號爲殿脚女何妥進
御女車恣爲淫媟宫人袁寶兒韓俊娥杳孃殿脚

女吳絳仙最見寵嬖唐明皇寵楊貴妃及韓國秦國虢國三夫人及兄楊國忠擅權用事貴震天下帝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照耀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俯仰千古驕奢淫蕩莫可殫數快意娛心須臾耳轉盼之間家亡國破宮殿灰燼踘爲瓦礫歌舞零落狐兎來遊此不足論即以見在論之沉湎麯蘖耽溺聲色心荒意蕩神惑體疲何勝厭苦寡慾少嗜焚香齋居氣調而體

舒神徹而志朗豈不美哉余嘅漢高唐文號大英
雄王業旣成志意驕泆皆不免溺於聲色繁華並
未知淸虛冷寂之趣此余之所以獨醉心於梁武
也帝王一染情慾世世目爲昏庸何况措大文士
而憯於玄風淸德聲色是耽乎作刺荒

鴻苞集卷之四十三終

鴻苞集卷之四十四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琛聘之校

領略山水

天地間名山勝水古今無恙人名自以其品格見趣而領略焉富貴遊閒之子借之以留連聲伎怡情騁懽文章風韻之士借之以吟賞煙霞抒才發藻獨行高介之賢借之以栖托身家避世滅跡慕

道好修之客借之以培養冡曠尋師采真怡情助懽者娛樂矣然荒穢而不清也抒才發華者近清矣然浮華而亾益也避世滅跡者高行矣然枯槁而不實也尋師采真者志遠矣然玄虛而未得也夫大道在吾方寸寧在山水間乎如其一悟家寶乃在目前如其不悟踏破鐵鞋無覓也古有山居十載無益此道反養成勝心者以此然則釋迦雪山達摩少室非邪曰聞道之人心境漸融喧寂俱歷則須深山大靜一番以待其道之大成若不得

爛柯奔走紅塵寂寞空山都無是處

愚公谷

溟涬子與人處記人之德忘人之怨衣食與人共之不問何從又好忘有時自忘其年中空洞爾人笑溟涬子疎或狎侮之溟涬子怡然昔齊桓公逐鹿入愚公谷問一老父此谷何以名愚公對曰臣畜牸牛生犢賣犢而買駒少年謂牛不能生駒遂持駒去旁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溟涬子豈其人邪世不乏河曲智叟

論法

以世法治世以道法治身何謂以世法治世物應喜與之以喜物應怒與之以怒物應動與之以動物應棼與之以棼物有順逆與之以順逆物有去來與之以去來是爲以世法治世何謂以道法治身因物以喜我不喜因物以怒我不怒因物以動我不動因物以棼我不棼因物以順逆我無順逆因物以去來我無去來是爲以道法治身不出世法而得道法即治世而得治身是故荃宰何妨軒

覓不避

炎涼

物態炎涼自古而然余嘗戲著論仲尼侃侃誾誾亦似較量名位雷霆轟轟不聞擊冠裳富貴往往擇田夫負販之子而焚鑠焉市井椎埋謀劫一財戕殺一命鬼神每每偵而隨之必得罪人乃已阿瞞寄奴之輩陰賊剛悍生平殺戮無辜傷害物命不知其數而曾不聞神明之較算取償也豈造物亦勢利耶余方以虗名處官交遊往來殆遍海内青松皦日動引古賢一旦凄涼收聲匿影平時管

鮑盡化路人歲寒之盟不變而彌篤者得十數公馬不可不標而出之以敦古誼以告後來吳門王司馬元美巴陵張司馬肖甫平湖陸司寇與繩楚國劉衛尉子大豫章鄒給事爾瞻丁憲使右武李叅知惟貞海陵顧中丞益卿廬江朱員外文臣天台王給事恒叔梁溪鄒督學彥吉秦舍人君陽雲夢鄒主事孚如武陵龍民部伯貞伯貞子祠部君雲中萬兵使伯修麻城周司農元孚夫夫也者空谷跫然幽崖暖律金石可泐此義不磨斯馮驩翟

公之所不能訾議也即世又不可謂無人矣

辨狂

善狂者心狂而形不狂不善狂者形狂而心不狂何以明之寄情於寥廓之上放意於萬物之外揮斥八極傲睨侯王是心狂也內存宏偉外示清冲氣和貌莊非禮不動是形不狂也毀滅禮法脫去繩檢呼盧轟飲以爲達散髮箕踞以爲高是形狂也迹類玄超中嬰塵務遇利欲則氣昏遭禍變則神怖是心不狂也畫虎之誚其來久矣

富貴人好爲矜莊之色雖一口說盡小品吾不信其胷中超然

若人子事父母如今之屬吏奉監司便可稱中生伯奇故自轉想拄笏西山人

晉人最善清言娓娓有致陸士龍與荀鳴鶴會於張茂先所張曰今日才子相見可勿作常語及兩人敘荅令人塞耳始知驪龍之珠故非力索可得

富貴人位置山水園林亦是誇詡榮華都不知濠

濮間趣

士大夫山居貴荒野陰森不在華整

世人所造萬惡總是無明無明破則萬惡破

林道人詣謝公謝朗時方總角新病起體未堪勞與林公講論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後聽之再遣信令還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抱兒以歸余嘗宿王辰玉樓中時徐孟孺彭欽之郁孟野皆在辰玉爲人清淑有名理如衛洗馬而體弱亦如之

是夜與余談二氏學至三鼓一童子來與辰玉耳語者再余問故孟孺曰王母夫人憂見劇談致罷爾余曰昔叔寶以與謝幼輿一夕譚遂致委頓余不任此長恨固遣辰玉還不肯去乃給之出楗戶辰玉叩曰吾體未罷請得與公卒談吾所聞於曇師秘語且願以告第入我余辭曰不願聞也此事與謝朗甚類往居吳中所交知不乏清通名理士今索一解人了不可得

晉時或勸謝安撿索逐客謝安不許云若不容此

輩何以爲京都余則不然余見當事者往往好斥逐山人遊客以立風裁一貴人謂余曰士大夫以謝絕山人爲第一事今號稱山人者橫甚矣口如聲腹如甖余正色曰以下官鄙見不然人故自有好惡口如聲腹如甖何必山人戰國時處士橫議朝秦暮楚挈安危於掌握搖興亡於舌端所至國君分庭擁篲斯之爲甚今所貴制科布衣賤矣內向朝士投刺外爲諸侯掃門俯仰求一飽不可得何橫之有天下大矣寧能人人閉門待盡如袁安

逐客安歸妹非大體且國家可憂者多獨二三左
衣能壞乃公事耶今時有贗山人行非巢許文非
秦孟以罵座善謗恫赫在位而因以為利是其所
以取疾當世也
古今人有幸而成名不幸而蒙枉者君子貴虛心
以觀人殷深源中軍壽陽之役為姚襄所敗桓温
乘機奏黜徙東陽世說新語記其書空作咄咄怪
事四字又謂恨簡文帝云上人箸百尺樓上儋梯
將去余每心薄中軍名理玄詣柰何以得失動心

形之筆札察矣既而細考中軍深於佛理雖遭廢
紬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
戚此乃得深源本懷新語不知何自標書空去梯
語使深源千古作淺中之士可慨已余盖以身知
之余天性好道嘗仰視青天或讀仙佛傳記感流
光之石火恨大道之無成輒痛哭不止一日於春
官署中讀韓淸夫傳至淸夫歷試不動心如堅石
處遂伏地大慟半日聲徹於外旣罷官出阻凍潞
河一日與二三友人宿逆旅五鼓睡覺忽念汨沒

半生無所證悟將終以淪墮業趣乎不覺失聲哭友人驚問故余以實對數日後友人王恒叔書來云足下曠士覷破浮雲幻化久矣眼前墮甑徑去不顧乃聞出都後頗有動心何也余不復置對因而省及殷生書空之語安知不類此也耶吳季子通人猶然皮相披裘公知人固不易矣

一先輩謂余曰子睢睢盱盱宜其敗也子淸眞寡欲人柰何以氊行招物門常如市又天性太寬舒殆爲老莊之學所誤生平多客多事名高迹奇以

致仇口汚衊身名兩敗亦甚矣而猶聞寄意消摇恬不爲戚余恐子後憂未已也今布衣山人横甚子歸而閉門滅迹則東隅雖失桑榆可收余應曰余則疎矣先生見勑洵苦口之藥第横被無辜風波撼頓前有失馬之恨後有釜魚之憂當此者尠不動心而僕能處之晏如方自以爲一得如先生言僕都失之遠矣且老莊之道何能誤人若是曰凡子之所以失者大都從寛舒中來如僕自知則復覺褊心而常多戚嗟乎先生之教我良是其所

以自處則未爲盡得也天之生人多矣福德如乃
公而猶抱戚不自舒爲造物者不亦難乎夫落穆
者患不嚴容勁正者或少舒徐水火宜濟五味在
調恨當時不與公盡言以相正

人平居眼中常存見青山白石丹霞紫煙亦能令
胸懷蕭條

或時煩躁起急須攝心大寂少頃即平

境臨念起即便照破譬如邪魅集暗室中火炬一
至邪魅銷散隨起隨照久之照無所用

栽花種竹大是清緣酷好之亦障慾也

太原公最清真無慾頗好看花嘗語人曰此吾嗜

仙家四季長如夏天清曉每余夏日蚤起即如在十洲三島間

人入溟涬子家曰何故令蒿草蒙茸胡不剪去溟涬子曰趣在阿堵上

知見從博聞中來者如螢火之光從性真中出者如日月之光

人心如劣馬狂象易逸而難調無論不知降心者
卽降伏之久一毫未馴撥之仍動人扼孫登於水
屢溺屢起起輙笑了不恚怒心如山岳不可動矣
必如此乃可言道

家人製一幞於門頗華鄒爾瞻入見而非之滇洋
子曰子謂李白之紫綺裘富於公孫丞相之布被
耶

鄒爾瞻丁右武趙汝師王恒叔沈純父俱硬脊梁
人鄒貞而素丁直而峭趙勁而爽王栗而溫沈英

而邁馮開之趣高管登之識高陸與繩行高

趙汝師嘗與余談及張洪陽趙曰以余觀于張君

仙佛業在其掌握余以其言質之沈肩吾肩吾曰

玄珠未入手然距之故自不遠

張司成較大鄧太史意更專

虞長孺道器卓然風神亦峻瞿太虛亞之

達觀似支道林蓮池似宣律師

滇涬子未學道其門如市既學道可羅鳥雀人之

不好道也如是天隱子云跡彌遠俗心彌近道

人之道心常保持於艱難困苦之日喪失於順境得意之時

朱門一夕之宴白屋千日之糧徵聲色則坐揮千萬助貧乏則愛惜錙銖

貪而好施功倍於富富而好聚惡倍於貧

有千里命駕同巷不覿銅山西傾靈鐘東響君子所以貴氣類

清風朗月山水間放櫂行杯者多知趣者少

山澗冷然絲竹相荅賓朋酣暢此意易領若知一

人披衲獨坐風味乃足預於玄超

定心亦在養氣養氣莫如遣思

人能從慾怒過後時作想神自清氣自平

富貴人難死貧賤人易死富貴多戀也

嘗與高僧登城望一大家歎曰可惜蒲團上數十年坐來底如此劉喪盡了

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滇涬子曰是玉皇上帝償它宿逋底然不宜索子母息都盡

有人教富翁打坐坐中忽憶數十年前人負宿債

乃深歎坐功之有益固知道不在蒲團上

念佛者假以攝心不亂口念千佛心想萬端何功之有

寒士茅屋短檐一鑪一几消受清閒之福勝富家翁百倍

毎間坐想古之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

濵岸子觀蠅觸紙窓愈觸愈碍迷途之人何以異此令蜂蝶逐臭蠅蚋尋香有竄去爾

若糞蛆以糞爲臭何可一朝居

人舟在風濤中不知岸上人危之司空平原所以卒與禍會

有人夜坐見一人道上過其後夜又猛獰之物隨之無算少頃復還香花善人隨之亦無算夜坐者異而出問其人其人吐實曰吾與某有惡始往將爇其廬尋悔而返夜坐者告以所見乃相與歎息而別　心作天堂心作地獄信哉

種蘭得香種粟得糧勿問宿根

迷者易悟悟而迷者難悟

常仰視太淸久之飄然欲住

洗君與逝後都覺山河淒冷

人爲五陰濁障不能得見虛空中聖賢聖賢無一

處一刻不了然見我切宜愼獨

有片雲卽點太淸有微塵卽點明鏡有纖慾卽點

性靈

念念在般若中

以萬絲縣物斬斷九千九百九十九絲一絲不斷

物未脫落

不聞於陵仲子溪刻自處罵盡天下俱洿池人此人非惟狹宇宙亦自狹

後進修文不務讀書造理直以錐擊先輩立名自是鬼家生活

才性學術偏枯雖復好人其禍天下與不善人等

四天王經云六齋日太子及天王自下觀察衆生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少者便上忉利以啓帝釋帝釋諸天心皆不悅說言修羅種多諸天種少若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多者諸天懽喜說言天衆增益

修羅減損天界好人修行若此柰何不努力

生禪儀云定水澄清心珠自現超凡越聖必假靜

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

商丘開信范氏之誑巳遂能入水火而無碍老比

丘信少比丘之弄語遂得四果夫彼以妄言此以

眞聽猶足入道況信聖人之眞言而勇猛精專何

所不得哉

機險託之深沉軟滑託之忠厚以曲謹掩其多慾

以簡默掩其空疎此輩之人無時不得志中材安

得不趣乎

外以圓巧媚人而免於悔吝內以纖細自殖而陰取豐羸末法號以爲通人恥介者不齒

張洪陽學士曰昬昧放逸却似靜也而心反爲馳把捉矜持却似功也而念反爲縛非昬非縛明覺自然斯學之驗也又曰家衆拂意莫生煩惱障否安食身健莫生涯慾障否丘園清淡莫生營殖念否道侶離索莫生昬惰念否懷居意重莫生田舍念否炎凉相迫莫生煙火念否朝市事聞莫生光

榮念否聲力加遺莫生搆撼念否捉衿肘見莫生
遊蓋念否有一於此此皆足以損性靈而壞堅貞不
可不察也此可爲學人對病之藥
士大夫間有道念者多爲功名所誤既爲道辦肯
心功名脫手解縛省擾正可自幸又安能復顧戀
之乎
高潔清嚴之人出當大事任做不得十分完美故
是才不足以運之
照管皮毛與照管性靈大異借名檢養聲望修廣

庭避瓜李於事可成而於名有損事不必成於物
有濟而於巳稍妨物不必濟此照管皮毛者也廣
善念積陰功畏上帝念鬼神心苟自信不必顧其
迹巳所欲爲不必問其人此照管性靈者也

近有一士人持準提呪甚嚴所至神靈呵護後因
有桑中之約即覺千軍萬馬瞥然而散

何時死却水銀

身履剛勁世法不能推移心握靈眞陰陽不能陶
鑄

乱馬子微曰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師靜則生慧
動則成昏
勿以多知而傷於定非生慧難慧而不用難
馬丹陽云心定念止念是業根
心不起炁不散
無心者非同猫狗蠢然無心也務在存心於清淨
之域而無邪心也
于清風曰靜處做好丘長春曰鬧處做更好
長春曰眞道養神僞道養形

郝太玄云靜處煉炁鬧處煉神

尹真人云但舉一念處爲生絕一念處爲滅一日十二時中無工夫人心上千頭萬緒便是千生萬死也

如人毀斥打罵盡是送福

劉赤脚云須是向一針一草上降伏其心

把自巳光明只可深藏不顯若於萬緣萬境上散了一分無一分也

心殺境則仙境殺心則凡

佮念起以道念對

神氣自然如子母相愛只爲情塵相隔不得相見

去了一分情塵有一分升降神得氣而靈氣得神

而清

王棲雲云心要死機要活

集要篇曰試嘗自審日妄念息乎外緣簡乎觸諸

境不動乎黑白無差別乎夢想不顛倒乎方寸怡

愉乎

有佛而稱菩薩者觀世音菩薩是也有菩薩而稱

佛者辟支佛是也

古常人之行有今賢豪不能爲者魏齊以窮投虞卿虞卿棄相印與俱亡今人肯以朋友急難捐一令一尉乎范雎因蔡澤緩頰數語輙讓相位而去今人饜中緡錢束帛肯爲說者之口而捨之乎虞卿范雎古庸衆人耳而其卓瑰之行今之號賢聖豪傑者不能爲亦不肯爲也古今人不可謂不相遠矣

成敗

曹操破袁氏首取袁熙妻甄氏已爲子丕所得桓温破蜀私李勢女爲妾使當時將士離心豪傑解體因致僨事不知儒者之議論當何如若天命不佑只此一事儘足以敗矣又不知此時英雄之名仍歸之否也以是知古號稱英雄者多本于氣數僥倖成事而儒者徃徃以英雄之成敗低昂人也温操無足論宋藝祖得蜀亦納蜀王建之妃花蘂夫人入宮極其嬖幸何哉

與伍使君

伏承明諭去傻像并去檜妻謂古罪人不孥即謀逆大戮婦人不陳尸於市檜妻裸形暴罪不可令衆庶見用心厚明法當持論正民輩復何言第反覆細思之事尚有未大妥者不敢不冒死以聞忠武功略在社稷精忠貫日月賊檜身歸南朝心乎北虜陽則股肱宋室陰寔腹心金人非主和無以報虜非殺岳無以成和大獄一興忠臣烈士百口俱死斯其時黃沙四塞白日晝昏士庶悲號天地

慘憺衝冠撿腕憤懑至今西湖之上王爵冕旒廟
貌隆赫三罪人累囚反接纍罪階庭雪忠義之寃
褫姦凶之魄解神人之怒吐士庶之氣凡瞻拜岳
祠而來者無論賢愚貴賤上而宰相搢紳下而匹
夫匹婦以至商估負販輿臺厮養念及岳氏百口
之寃無不撫膺雪涕酹以壺漿譚及檜夫婦之奸
惡無弗切齒唾駡繼以箠撻彼纍纍者裸露摧辱
士民方用稱快凡駡檜必及檜妻而一旦去之民
必駭愕莫測其故此其不可去者一也古今大逆

大惡犯國家三尺甚重而所關匹夫匹婦之憤或不甚深千古而下獨岳氏之寃與檜夫婦之惡爲士民所痛心切齒從古未有民心倘天意乎此其不可去者二也閨閫密謀外人何由得聞有無不可知顧王氏與檜生同其榮死同其辱亦何負此媪忠武子女悉以忠武寃同日併命而王氏媪與檜敵體坐檜罪同暴階下要非爲過此其不可去者三也古來中冓之事牀笫之言往往伏於隱微昭於白日天理章焉鬼神發之以傳千百世無窮

王氏凶狡助夫為惡擒虎縱虎之語昭昭耳目豈得盡虐老檜不肯以莫須有原忠武而明公乃欲以莫須有原王氏耶此其不可去者四也俊罪可誅民等謂暴形階下可得免以俊而上猶有與卨同事羅纖若羅汝楫等在而王氏則無上矣俊有生平忠義功略可準而贖而王氏則無可贖矣又豈得以俊為例也故愚切以為王氏像不可去也明公謂裸形非體則請更作而與之袒服謂男女無別則請更置而陳之銀瓶烈女之前斯於罪人

無赦而事體亦妥矣以始議起兩生故不得不可
死白之明公伏惟虛懷采納幸甚

王平忠義功略可書而晦而王氏則無可晦矣又
書得以後爲例也故愚切以爲王氏傳不可去也
武自文明公先淮宣慶宋論辛集[illegible]
無族而聲譽亦安矣以治義進而全於天倫之

與劉中丞

民淳熙民隆散步湖上偶入拜朱忠武岳王祠見祠前鑄鐵像反接長跽階下者新增故衛王張俊某等始而恨之既而憐之言念忠武王功蓋河山忠貫日月賊檜力主和議謀殺忠良千秋而下無論匹夫匹婦縉紳士夫凡痛忠武之寃者莫不欲啗賊臣之肉賊檜夫婦密議閨閣力主凶謀万俟卨阿附權奸羅織大獄反接長跽暴罪階庭過者撾捶行道切齒誠當公法而快人心矣獨張俊與

此三人同科定罪殊覺未安俊與忠武同受命北伐疑忠武漏洩斂兵還朝反倡逗遛之說檜既力主和議恨忠武為梗必剪所忌而後快欲甘心忠武正苦無名一聞此言遂令奸黨擠摭俊語文致其罪是忠武之死俊實為戎首罪何所逃第考之史傳顛末俊與忠武同起行間始而推轂公之忠勇可大用者俊也既而忠武功畧且盛于俊俊遂不無忌心復疑忠武持其陰事乃遽倡為逗遛邪說自謂先發制人冀脫已禍未必便有殺忠武心

即使禍實由俊責固難逃然比之檜卨二賊亦有
間矣夫始而相薦終而相傾自非大聖賢豪傑在
中人時有之俊昭昭之表見誅史書冥冥之中必
受陰譴此則當其辜矣而必勒令與檜卨同科纍
罪階下不太甚乎夫開闢以來忠臣烈士以冤死
者必有奸人爲之陷害不聞盡取而笵形暴罪獨
檜卨爲然則亦以忠武之忠冤爲最烈而二賊之
奸惡爲最凶也至如俊者豈得而槩以此法加之
哉如以始而薦揚終而忌害者必反接無赦則蕭

何亦當反接於韓淮陰之前如以身雖不殺禍由
之啓者必長跽無赦則王導亦當長跽於周伯仁
之前古今若此輩者豈少哉不獨此也俊起行伍
佐高宗于流離顛沛閒百戰無前討平群寇首決
大計力贊中興大敵奄至則扈法駕以幸臨安廟
簴雖遷鑾輿無恙頗有茂弘之才苗劉作逆則矢
忠義以拒僞命外奬三軍內安宮壼庶幾西平之
烈且俊在浙一爲制置使一爲宣撫使蕩寇盜以
安黔首斬草萊以立朝廷功在我浙章章甚明生

平義氣功略以一眚盡掩悉棄不錄而令與賊臣檜禼同受僇辱不亦過乎夫俊始能知忠武而推轂之不可謂非明力贊纂統扶翼乘輿蕩平群寇敉寧東南不可謂非功力拒僞命倡義討賊泣告諸臣奬激中外不可謂非忠凡此數美獨不可與害忠武稍相準乎不獨此也俊旣兩建節旄於我浙有功德及我當時之父老子弟今日士民皆其子孫也祖宗受其功德而爲子孫者得以僇辱捶楚其遺像此亦豈可令衆庶見也自建岳祠以來

鑄像者止三人不及俊近始增之增之者止知傷岳之寃疾檜之黨而未酌乎功罪之權衡也又未深察乎俊之顛末也且某輩亦非謂俊罪可原特以俊與檜卨同鑄像僇辱則宜可得免耳必欲有所增置則羅汝楫等其人乎葢與卨同事羅織者也舍彼而取此何哉斯不獨某等心之所不忍恐亦忠武在天之靈之所不安也日者民某與其作數紙丸摶額王祠而探之得兆云功大罪小法應末減再探之再然兩人驚汗蔌蔌歎王之靈心公

氣平偉哉千古英雄度量其欲寬俊而釋之也明矣以故民兩人不避斧鉞之誅敬以此情達之臺下以斟酌功罪予奪之權惟臺下主之伏惟高明鴻裁不任殞越聽命之至

與丁右武

嗟嗟仁兄横被此寃也九流混濁二曜無光六合同嗟普天搤孥無論公道如神理何某以吊妻江王太夫人過吳門尋聞仁兄難氣結情極無可叩籲爲疏文千言日夕向闕壯穆眞君搏顙求其出神力相援乞衷半月姑發金昌嗟嗟右武竟不免耶是不肖隆之精誠未至而仁兄之宿業難消也右武豫章好男子令名盈世功德彌天今世毫髮無以取此當是宿生寃業爾雖然金鍊彌堅鏡磨

愈瑩於右武無幾微損聞仁兄對簿時情詞慷慨神氣不撓終不失爲千秋豪傑舉止弟爲之破涕揚眉矣去秋發吳門急走錢塘泝嚴瀨將直抵洪都與仁兄一握手泣別行至蘭陰晤趙符卿年兄知右武業汎九江道皖城而北矣慟哭岐路踟躕何之乃訪湯義仍遂昌問兄消息義仍方遣使候唁留旬日使者從南昌來始稱得仁兄平安狀比歸冬月矣春來無刻不念仁兄久不得長安信欲躬走貴鄉計吾兄不在公子又從行不敢奉造將

遺一使未得近耗復不敢發諸公書一一緘題至
二月二十日晤李都護始知吾兄有嶺表之行交
廣距貴鄉不遠想得便道歸省墳墓弟嘗急來尚
未知行止的信乃先遣一介奉候起居無恙大丈
夫青天白日浮雲陰翳亦時有之皮毛雖傷性靈
何損千萬凝神定氣益歸安和生平學問得力處
政須在此鄧劉兩公有道君子當必能以道力匡
扶某亦何事饒舌老母家荆自聞難以來爲兒日
夜愁歎臨書屬弟一問訊尊嫂夫人千萬自寬勿

生煩惱西向再拜發書可勝懸結

韓崇

余自丁丑登第出爲顓上青浦令幾六年廉而好施婦楊柔卿賢而克成余志歲所得俸錢盡以散給親故及投劾去而窶甚婦拮据艮苦了無怨色因讀陶都水眞誥韓崇爲宛陵遷汝南太守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獨居清素妻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尚味道忘形受享重官而妻自紡織陛下子產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泣無衣嗟乎古

之仕宦者每患室人交謫崇妻哭泣崇怡然不問卒遂清德世人牽於衽席之愛不勝内顧之私喪廉滅德黷貨營家皆起於畏妻女之哭泣也余廉不及韓汝南遠甚而婦賢亦大過崇妻是余之一幸也夫崇清眞好道受度林屋仙人王煒玄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度世余亦好道不幸少有文字一障至今猶未能擺落長恐終歸流浪石火之光言之痛心

湖歎

廣桑子舟行抵射陽湖登艫而歎左右問曰何歎也廣桑子曰是湖之今日也波恬如鏡隄平如掌紅蕖青菱葳蕤而澄鮮鵁鶄鸂鶒上下而飛鳴士女戒沙棠理蘭檝乘風日而嬉遊激素波而唱謌一何驩也昨日黑雲飛霾長風下擊波濤洶湧帆檣簸蕩蛟龍攫肉鬼伯呼人來生傷楚些些之支麗玉抱空儇之恨詎不痛哉此一湖也嘗其悲來不悟其歡當其歡來不悟其悲今昨之間如隔一世

矣豈維是哉漢帝龍興於秦地宋祖虎據於梁都桓溫張燕於李勢之殿擒虎置酒於叔寶之宮代興代亾人歌人哭胡其變遷倏忽也乃今皆飛煙冷風矣是余之所以歎也

知分

人爲卑官則恨不享大位及享大位而顛躓傾危回想卑官而受清寧之福天上矣人布衣糲食妻子相保則恨不富貴一旦禍患及身骨肉離散回想布衣糲食妻子相保時天上矣人耳目聰明手足强健則恨命不如力欲不稱心一朝疾病淹纏呻吟痛苦回想聰明强健天上矣故安分知足者昌貪求無已者殃古人云上方不足下方有餘是自在法門也

杯有杯分匜有匜分甕有甕分分不足則可加分足則不可加杯欲容匜則溢匜欲容甕則傾何晏鄧颺既貴猶恨不爲三公陶侃爲三公猶恨不爲天子是皆求加於分外也幾何而不爲造物嗤

行歌可適吾無取於負薪樝櫔可求吾無取於立槁身誠安逸矣而必求駟馬高蓋以為榮家誠饒足矣而必求萬間千頃以為富是庸氓賤隸之識也身都將相去位而攢眉敵國素封執籌而營利賢人名士且不免嗟嗟夢也久矣余提鈴而醒之其夢者多邪其醒者多邪

止足

滇滓子爲政廉未嘗受民一尺帛食民一雞子以錢易筍百錢當得筍十斤守門者取十一斤滇滓子訪知之召賣筍者而杖守門者迺自後無賤直買者矣守藏吏告入公費且竭備已貲之二十八金滇滓子處償之或曰守藏吏先後盜千金伏法而使君又償之彼不愈得志乎滇滓子曰吏盜官錢自當伏法我柰何以二十八金累吏是使之蕩損而取償于盜也舊有榷稅錢幾千金滇滓子下令蠲

之吏曰明府將行若貲用乏絕何不急徵之滇滓子曰榷商賈非制也王者譏而不征富商大賈此猶可者賣菜傭日操一錢爲活而亦榷之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余竊觀海上漁稅苛急民至雞犬不寧心竊非之故不取也訟者罹重典即治之其瑣細不足問者舍之有法應杖者杖之事有不明者爲處分而遣之無罰贖金者冶工鎔官錢先是以其多寡入金滇滓子卻之曰奈何與冶爭秋毫官錢諸不在歲額者悉蠲之而又急窮好施滇滓

予貧甚爲布衣時無買郭田一畝僦屋而居今亦無買郭田一畝尚僦屋而居一日謂婦曰某居官拙如此若輩應餓死矣婦笑曰君爲布衣時不餓死今作官人有俸錢安得餓或得數金置春衫買筍魚而進太夫人揚揚稱富矣則又笑謂婦曰子無輕視數金吾方布衣以教授自給即數金坐冷青氊終歲今揚揚坐公府而且莫得之乎某足矣夫白銅瞪瞪然白也無五色文采可玩齒之不斷嗅之無味捫弄之則落落然饑不可以爲飡寒不

可以衣即使高于北斗將安用之或曰夫白鏹無
可憂而天下可憂之物至衆之欲非此不致王公
大人愚詆賤隸無不以身趣焉語曰通神神誠可
通也滇滓子曰夫美味八珍一飽之外無加焉美
錦千襲六尺之軀不能勝也廣廈萬間容膝而外
皆空室也左秦娥右越姬連娟靡曼列屋分房終
歲不能遍遍且病瘦死矣田連阡陌而埋骨止于
一丘金珠玳瑁不盡可以爲含也夫富可免死則
季倫君夫至今存貴可長生則秦始皇漢武自日

寔從經歷中来方知此味

而飛昇矣何爲卒與閭閻之士同沒蒿藜也吾嘗飲濁酒三杯飯一盂菜一筯飽暖而嬉從貴介食醲鮮聽笙竽歸則腹膨膨終夜而不寧夫家有一金沽酒召客夜燃蘭膏歌白苧此亦豪奢之極也客退而焚香晏坐垂簾讀書語燕窺人流螢度席此亦清貴之至也夫阿堵銅臭朱輪華轂何足慕哉嘗見將相大臣家累千萬而愛惜一錢顛毛種種而經營不已以遺子孫令子孫汰而不檢則平生之所朝夕營營者不一再傳而湯沃雪矣如子

孫世世賢而師吾儉子傳于孫孫傳于曾玄即此
田廬金帛將竟屬之誰氏哉

堪輿家言

堪輿家言起自郭璞後世士大夫不勝其富貴福利之念雖高明有識者亦惑焉往往竭精以卜吉破産以買山甚則陰圖顯奪至尋干戈吾將有以諭之夫人之生爲受命於天乎爲受命於地乎禍福因乎善惡貴賤命於眞宰若命應富貴而不得善地則轉福爲禍命應貧賤而得善地則轉禍爲福即上帝不自主宰而僕僕焉逐地理而趨是爲無帝人亦何庸聽天命修德義宣淫肆惡無所不

至第擇得善地而葬其親則終身富貴慶流子孫此豈可以訓也若云地之善否未必能轉移禍福但命應得福者自與吉地會命應得禍者自與凶地會則是一禀天命而地理無權擇地又何爲哉余嘗見孤寒之夫棄祖宗之骸骨於曠野而或生賢子孫崛起窮巷大其門戶此寧嘗得地理之助邪公卿大夫殫平生之心力以求善地而或生不肖子孫驕奢淫泆墜其家聲地靈又安在邪余友沈君典嘗爲余言先君捐千金求善地葬吾祖而

久不得至晚年悄戚不樂余念此技亦可精柰何邑邑爲大人憂發憤繙閱靑烏諸書日千萬卷挾一奴與術士日走山谷二百里遂精其說以八百金得一地而余今者幸取狀頭靑烏之力也嗟乎君典未幾下世矣君典以地利取狀頭若持左券則胡不取富貴壽考而取夭狀頭邪且狀頭而死寧若丐而生矣余鄉余丙仲相公用楊日東者擇地深見信愛禮爲上客臥起與俱至進之

主上爲擇壽宮一椎布衣名聞 御前士大夫競

遡之若流水不可謂不幸未幾而相公物故矣曰東以善地酬相知寧當如是耶近聞楚名士大夫某公者以與其姻家爭地故至聚衆百千人大鬨好事者戲書曰文公二年耿人及周人大戰於楚丘耿師敗績執耿叔子以歸南國盛傳其事以爲笑談夫老拳毒手市上兒態世之溺靑烏子無他心爲利欲障耳某公者號理學賢人其舉動若此則說之惑人深矣宋楊萬里云郭璞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

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説已不驗于身矣

而後世方且尊信其遺書不亦惑乎羅大經云蓋

如璞之説上　帝之命反制于一坏之土矣古人

持論其見處亦已如此

人

寘寥子蹔寓一宅餙楮加至餙之甚精或曰蹔寓者傳舍也傳舍何以餙也無乃爲人餙乎寘寥子曰亦餙亦寓也何人之有

豔歌

弢光氏偶爲豔歌戚子規之曰豔歌道乎弢光氏曰是所謂遊戲三昧者也豔歌非道豔歌不害道亦去豔情而已去其情終日豔歌終日是道不去其情終日不豔歌終日非道

鴻苞集卷之四十四終

